九籥集

九籥前集卷之四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袁保德微之甫校

雜文

黄子澄先生墓田疏文

夫道生天地聖人備道于身爲兩間之陶冶非特嚴其父而慈其母故尭舜孔子無名亦與天爲一者爾下之或履堂輿而成君子或率本來而成節士盖任五行之徧行五倫之一於是上及星辰下抵河嶽紛然相等數矣若夫志士幽闔或激於恩

仇或溺於情欲挽日飛霜移山改物譬之子庶孰偏强父母以必聽而莫之禁止者父母中和之心慈而子庶孰偏之心誠也況乎任其偏以行其倫造化猶將避之孰敢較量哉當　高皇帝鼎湖之日黄先生首發晁錯削國之議用開　文皇靖難之師及義旗南向自竄於吳將航海外夷甘心不逞跡其行事信迂遠不情所謂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者也其亦狂者之儔歟然當其慷慨就戮真有薄天地而耻鬼神之心使其偷生惜死少能委蛇於　文皇其寵遇功業豈下於李楊諸君哉嗟

乎妻子牽裾干矛繫頸恩威亂前利祿眩念有能
視死如生食焉不避浩然之氣信上可以無愧於
九天下可以無愧於九地矣先生就執于吳之日
二子匿於民間已而妻中武臣執之以獻 文皇
帝赦不問至 仁宗世始得携喪瘞於吳中某山
今 皇上卽位之四年其孫與鄉人爭墓訟於縣
縣尹申君令吏視墓吏至適霹靂擊其墓忽裂吏
驚告尹尹至墓令人從裂地掘下得碣石乃啓於
憲副 公開府 公遂請於朝建廟於府城隍之
左春秋兩祀焉夫武王伐紂夷齊切諫而武不以

是貶王故文皇帝曰子澄在雖朕將庸今　天子
賜祠之意與　文皇帝寬仁之言有不合轍於武
王者乎竊常論之先生之死於建文足以盖開釁
之非於　文皇足以抗征誅之義其精靈英爽千
載如生是以數百年之後猶能爲雷霆風雨之祥
其與子胥屈原之怒濤何異乎昔衛輙之難夫子
不以非其道罪仲由則死於建文者又烏得深罪
之也噫先生雖不得預於中和其亦秉五行之偏
以行五倫之一者乎計祠墓所需終歲不過二頃
之入凡我衣冠惟力所能惟願所樂不惜捐貲助

其營費庶司祠者因有業而守固受享者因有守而神寧旣不煩　天子之詔令亦興起百世之人心誠君子所樂聞而世道之急務也用列其所由如左

放生文

生死一也經幾千萬刼而爲人又經幾千萬刼而知生死彼未能齊生死者之視死如遇鐵狗而吞銅丸也故濕生則願清泠羽衣則願雲樹野走則願山林猶世人就桎梏而念室家有日吾不願吾甘於獄者乎是以一切血肉名爲衆生不曰衆死

驅衆生而死之之酷不若挽死而生之之慈故五戒首先禁殺令衆生可殺則狂象神龍咊種種具何至病中而止於白牛乳耶且如來說法自天龍以至阿修羅俱令得大歡喜令脫衆生於苦業歡喜當不減說法時則放一生如世尊說一未曾有也況有生則有業有性則有慧非性無以盡業非業無以通性業盡則空性通則寂餘業未盡行將復生本來未通行將復業非吾輩好生何以使衆生從容盡業以通其性乎吾佛固曰生死事大即莊生仲尼亦曰死生亦大矣朝聞道夕死可矣謂

之失而可輕死之乎聞道而後可死衆生之死也聞乎未聞乎吾以爲不聞不死業盡則死不逢吾黨者非聞道則業盡者也死可也遭羈籠而遇吾輩將藉吾輩以聞乎道者也可生也嗟乎是何聞道者之多而未聞道者之寡乎若思死生之大當爲衆生方便思生樂死苦當爲衆生解釋聞道之言特開悟衆生耳恐衆生樂生而忘業復作偈曰

活也活也放下死者死也死也放下生者

又偈

雖舍父母妻子未免祭祀賓客六畜不能無殺

餘錢放生亦得衆生父母妻子俱獲無量歡喜

鷄鵝牛鴨猪羊都恨不如野味

昔年與陳仲醇買放赤蝦十貫錢動活五六十萬後買黃鶯放數金不得五十然黃鶯放却便啼赤蝦悠然而逝黃鶯役于情者也赤蝦忘情者也以此思業業可知矣

九籥前集卷之五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猶子芝孫瑞伯甫校

傳

宋氏君求傳

族曾孫楙澄曰新之幼也讀世父君求傳見其賣東岡立　皇后張氏有儀泰之風及讀叔父所作傳抑又知幾者大羨旣將辛酸是陳是爲君求傳

君求諱志孝　少補諸生非其好也坐陷西庄公不中遂亡之京事中貴人浦智浦司吳越御衣君

求從而南浦將市奇貨屬之數百金君求好施予
及飲博而癖於平康數月金盡空手見浦浦怒欲
殺之君求曰我亡金亦亡不如生我我亦能生金
浦奇其言寛其約君求乃假浦騶從出入衣冠甚
設陽言於群小曰内臣客我群小因訟言曰官惟
君求是聽於是府中無貴賤交事君求中外欲請
謁浦者多因君求君求故引避諸人愈敬信不百
日還浦所屬金數倍浦大喜始重任君求初君求
與東岡甚密東岡之奏訟西庄公也君求多居間
已而東岡屢負遂請和於西庄公自言爲君求所

賣君求姊大慙望至是思所以報之乃裝蛟龍錦十箱糊題極固若將遠行狀經過東岡家相與道故極歡酒次乃曰行將抵越而復於吳行李往來叵測幸頓弟家命從人自舟中携上開中一箱取物皆故衣雜器開閉甚艱東岡笑曰止勿開他箱別旬日忽有數十人酗酗擁君求而來皆持刀杖君求鋃鐺於堂柱人盡比音大罵曰此賊盜御服稱頭君家尚思倖免耶分布從者急索東岡得之牀下與君求對鎖盤旋栲掠既酷舁前所寄十箱開之堂上鱗爪非常皆民間所禁東岡計窮乃出

生平之蓄以求免君求亦爲之懇於北人北人始攜君求去及從浦還京再客鮑忠家忠亦内侍也鎮豫章邀君求　往宸濠生期鮑出菊扇索君求題詩壽濠濠嗟賞良久謂鮑曰卿其倩人乎鮑以情對濠請相見賜予甚厚及再陰知濠反倩說鮑曰豫章非用武之地奉化拒其前昭信尾其後王狠而戾下悖而嚚無方收也不如避之鮑懼託君求行賂於京以乞請代未幾而宸濠反新鎮竟坐誅鮑德君求之免夗也令持數萬金偕貴戚家奴請塩引遼陽諸貴戚奴故暴横郎官余欵有意抑

之愆期不給家奴毀扉門而入大詬郎郎訴於朝君求策　武宗必先籍賈人金星夜輦金度不偷關而西已而詔下貴人金盡在籍中獨鮑氏獲免君求嘗以他事下錦衣獄中有邊將觸江彬彬陷以事至受　御杖詔獄時溽暑彬示意獄吏嚴三木所居勿得引風令穢黴以死君求重賫之厚賂獄卒得寬械納涼少蘇說獄吏曰是人有功邊陲外人皆知汝曹逢迎江意異日妻子訟冤江豈能保汝曹乎不如生之以不死報江可也獄卒雅信君求反爲將軍購湯藥因得不死無何彬誅會赦邊

將持百金爲壽君求却之曰吾憐君死於寃不圖君生而報也　世廟龍飛選立　皇后未定君求說鮑曰君今危矣雖然余猶能安君也鮑大驚請受教君求曰君向結　皇太后以自固今　太后之日西頹矣君何不自附於扶桑之日使某得如朝霞之映餘暉乎鮑曰吾以卿爲羲和敢不唯命君求進曰昨觀選中諸女唯張氏美且福然貧而無援君若請於　太后而立之此所謂扶桑者也鮑大喜君求乃見　皇后父曰君誠欲富貴乎將以爲名乎張笑曰富貴哉君求曰君欲女爲　皇

后而以德容自媒徒自苦耳所善鮑司禮可謀也
乃偕張見鮑鮑與張結爲兄弟明日請之　太后
且說太后立　皇后以樹恩復散十萬金於宮府
張皇后乃得立君求少受府中鞭箠及爲校尉南
還持貴人書謁刺史刺史重君求節俠引坐款語
時君求子復爲錦衣西司房校尉兼官百長刺史
問郎君無恙乎君求起曰西司邏緝無暇刺史愕
然及出不覺引盖送至外門當　武宗時君求頗
横至　世廟始稍稍自緝長子早亡次子懷德
詔守錦衣獄尋卒與君求俱塟京師　論曰余叔

父遜庵公最純謹然其傳家秉亦復不廢君求甚哉其悟於物理也萬物各狥其雰龍鳳之祥伊人是豢蛟蜃猛志莫或近焉制之刀圭而左右唯命矣若君求亦未遇刀圭者也

曾王父西莊公外傳

曾王父當高王父之喪秣陵也棺無良材時冬月乃衣冠高王父而坐之胡牀如生人抵家始就殮族弟君求善縱橫募惡少年據門大罵曾王父命縛之陽言杖殺買棺焚之後園而陰解其縛善撫之君求大喜訟於官曾王父率惡少以往惡少感

激乃言計出君求官大怒列其狀於督學君求遂落縫掖其後復訟曾王父庶弟東岡爲訟至躓於朝卒莫能害久之君求爲西司房校尉竟以事中東岡而於曾王父終不能誰何也然賦性仁遠東西南北婿喪者助之不能舉者爲之舉有家奴從墻上盜數石穀出人以告徐曰此何事而偵吾寢以驚吾憂乎後遊圃中忽乙石自外爲下縛字數行曰某日夜某時可開某門我當與某同會汝於某地亦飛石報之曰可至日命縛某奴而開某門門內設伏以待賊既得笑曰偷物小事向時幾破

吾腦後石莫更大也竟陰縱之

論曰澄讀曾王父已下本傳如頭體四肢毛髮孔竅無不備矣外傳之作猶髭鬚焉有之不增無之不損然不至若癭瘤之有害於人也噫曾王父之廣王父之逸伯父之嚴先君其聿修之矣修我先君者誰與

附先王父三江公遺詩（有外傳刻正集）

西湖

羅刹潮平好問津隔溪誰復卧薪人我來莫問興亡事月白江空一酹樽

登飛來峯

芙容數朶鬱葱然竺國飛來又幾年最憶冷泉亭上月老僧施食又呼猿

亡題

桑椹垂紅麥漸黃嫩槐成蔭午陰涼書窓小睡渾無夢閒看蜂兒課蜜忙

吳門即事

一客五茸經五月扁舟三日泛三江濛濛落絮飄香雪漠漠游絲網碧窓夜月每憐珠蚌小春風猶喜鏡鸞雙水簾不動爐烟細樓外青山倚翠幢

待月

小樓偏愛晚來風坐看氷輪出海紅欲識素娥猶戀戀生憎雲幙故重重今宵把酒遥相問何日開筵喜再逢記得玉蟾原有約團圓只在早秋中

夏日

晚風嘶歷過西樓半壁青燈對客愁芳雨一番催結子亂紅淸曉下汀洲

偶成

倦枕殘書午夢饒條鶯又值小春朝晚雲欲送前山雨先着濃陰度嶺腰

送君求

江北好兒孫江南好弟兄江南與江北去住昔爲情

詠雪

封梅紅綻蕚酥柳綠侵條一點愁人鬓經年竟不消

題王震澤留春谷

峭壁勒煖風深坳貯花嶼東君縱欲歸蝴蝶飛不去

九籥前集卷之六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誌銘　誄

猶子蘭孫徳仲甫校

殤兒協虎誌銘

宋氏殤者曰協虎楙澄子也生之夕澄毋夢虎登新婦楊氏牀婦驚死黎明乃育因命今名生十日而婦卒期年後慧敏超絶聞人言阿翁喜怒隨其臧否三歲出見客則道客狀於祖毋前曰彼相慈彼眼惡澄毋藉以解頤如此更復非一其最異則心知繼毋施氏而迹極相能見父呵毋必哀號其

間下至奴僕皆井井中情人竊憚之亦以其慧咸
願獲其笑言生自庚寅至今乙未盖六年矣夏五
月終澄因事入華亭兒遲回欲語出入數四余不
之解更二日毋嚴使責澄歸歸則兒已不能言惟
聞吾毋哭曰更誰爲我於枕上問寒暖乎爲我於
路布乾灰乎爲我釋愁顔慰加飧乎盖不肖好遊
或憒外事而新婦更多病伏枕惟兒相慰極殷吾
毋行則先步曰寧我蹶姑老不堪痛也天雨則布
灰於路曰毋令濕侵姑履晚登牀則爲我毋椎腰
背早則進茶菓通父毋晨昏或與姑論孝養及軒

晃尊榮或祖母怒澄暨奴僕輩則曰姑老矣拂欝
奚堪異日兒能料理之每出一言澄母輒嘆曰先
夫有孫矣兒本城生五歲隨父遷於鄉意極慕城
而不言城便奴城而歸則叩曰某門某戶如故庭
樹葉稠截籍樓上無恙乎其冬澄出西鄰夜半發
火焚澄廩澄母驚仆地臨庭命家人救火兒私於
施母曰向依依於城而如父勿是何復問竈下動
靜巳則復就枕曰去寢尚遠詰人白能撲滅澄誠
叩之曰仆姑孰與焚廩痛侍女都言焚廩痛兒獨
言痛仆姑也澄所善從兄謙之從甥王孟張兒喜

從兄而憎王甥一日相別兒獨揖從兄人問何以王甥獨否兒乃下揖甥笑曰奈何辱郎兒應曰虎謝伯父之賜禮也吾母疾平世父暨從伯父見母戲兒曰最善爲誰笑曰世父之衣尤美竟莫窺其旨四歲前數喜過外母陸氏陸氏持之便哭亟言無母兒苦兒不喜懇歸謂祖母曰傷兒心且成媾自茲勿往矣後雖數四招之終不聽及卒之夕闔門如憂而已嗚呼憂耶覺耶鵲巢知風雉去惡政鳳凰高翔覽德輝焉下之其亦以澄不足父而去之耶昔汝未生我母慕有孫之樂今汝忽去但執

衰孫之悲設少失意於我　母未必致今日之痛若此也吾母禮佛甚勤嘗於因緣少能解脫又何戀戀悲慕不捨哉況施氏母與汝有千日之歡覺以歸寧不得一臨其與姑涕泣相向寧有既也倏而來倏而去不受一盌藥不發一情語譬如索負已畢喜極乘風惟恐負人追至我亦如償債既完應時閉戶惟恐債主復來吾求吾情而不得不得則無從發聲無從發聲者吾情忘矣而忘非一日也不記昔年贈汝詩曰吾本無心遇君非特地來使今日稍涉俗緣不幾食吾言乎若楊氏新婦遺

藐孤而不能致之婚配其以程拚諸我矣雖然吾情忘矣儒者有銘我釋有偈心禪而儒行乃作偈以銘之埋於王父墓之東北銘曰

汝無言　我無涕　何如隨喜訖　掉首飄然去　去去去　大火因風燒柳絮

伯謙之曰余近見里閈姻婭無不泫然悲虎兒死者又無不爲禹成悲喪子者余曰非也虎兒未嘗有生惡乎死禹成未嘗有子惡乎喪虎生甫六年世故物情若歷之也彼其視百年生死寄耳直旦莫遇之耳而禹成自有虎以來若子之若弗子之

若愛之若弗愛之余猶記禹成游燕時臨行虎牽衣以送左右憐然而禹成拂袖出門了無盻睞卒而無涕又奚怪乎余故曰虎未嘗生禹成未嘗有子也嗟嗟鼠肝耶蟲臂耶雞耶彈耶輪而馬耶孰知其所來而又孰知其所往來也無足喜而去也又安足悲試以此言進吾世母當爲一解顏耳雖然弟無情矣而誌之而銘之猶未能無無情也噫是乃所爲至情者乎

誄亡婦楊氏誄有序

楊氏華亭著族也婦世父故黄門崑南公與先人

壬子同舉於鄉婦以今上丁亥冬歸懋澄澄母張孺人自先大人亡朝夕禮佛願西方度置家事幾十年矣憐澄自食更臨庖鮮反馬之後若疾脱支婦克馴內儀恪供中饋晨昏不替於虔適臘月母謁祖禰牲殺畢嘉喜顧侍女曰未亡人獲見先君其庸靦顏乎毋憂澄曠事戚容頻形婦開釋百端顏怡始退澄少年嗜酒任誕婦心弗是也間進隱語爾時自以機雲可奴劉樂可隷從橫揮霍則蘇張王何可臣也意甚不平而屈於辭理亦稍稍攺節然喜陳孟公之爲人日置酒邀客無客則趺坐橫

脚仰面嚬呻追嘯千古蕭然懷鴻鵠一舉之思婦脱釵壓置酒邀客客至無間炎冷期主客酬暢而止資姓謍朔侍姑湯藥非嘗不進問遺毋陸氏温謹如女時未卒時偶就閨侍兒大呼石榴樹下鬼火閃爍聲達姑寢婦度姑驚奔還侍姑咤侍女妄言適經過樹間火無有也其純孝敏達如此時家難薦侵歲事不繼侍婦裝奩舉火者累年臨盡之日篋笥蕩然方虎兒之育也卽抆淚抱置姑懷曰婦旦夕早世不能事姑其忍以煩姑乎時澄方從叔父遊燕會旅燕之音至婦展書再三命侍女開

簾視日陰嘆曰不能待矣尋笑曰能忘情於兒女乎及誤服人參散胷胃布滿氣脈轉塞始欷歔曰命也起浴易席問其遺言搓手而已嗚呼痛哉昔伯仁況枉茂弘負咎於幽冥元伯永歸巨卿通靈於長夜況始邀機絲之託終任梧子之期乃錦衾溫罷巳垂奉倩之神傷蕙幄塵凝復闕子荊之悲愴將烈焰熾騰於祆廟嚴霜倒于乎鵲星矣夫靈禽顧儔匹之止息而廻翔班馬從廣莫之哀號而嘶咽若乃長途遊子丞歲征夫蘭橈徙倚江村月沉雨細款叚彷徨關塞雞語烏棲忽憎夭李之芳

華坐待芙蓉之凋謝晨梳挽鏡痛舞鸞於剡肩折
椰臨堤妬粧蛾於京兆矧精誠杳幻杜鵑殞血冬
簾蓼寐託靈黃鳥悲鳴秋葉令軒岐可續顧肉靈
膠使崑岳貸廻難堙淚海何免顏之能陳龍藏之
可釋哉徒以悲歌過於痛哭傷心何爾招魂是用
貝列篇章蟬聯歲月庶吳都比肩根偶同於梓樹
雲陽薇膝體尚合於華山匪徒效犨剪弦之明遠
刻晝長簞之德音而已也
誄曰嗚呼嗟余小子未星喪父嘗彼刈蘭棄捐中
路筋力庸短羸蚘抑慕丹泥味陽玄木琡露納幣

委禽時日淑良繇習貞吉夢協休祥夜舒娩德吞
孕娰光體素玉理寬流姬姜見廟反馬爰侍余母
毋痛余父對之艮苦昏晨甘脃罔敢失情拮据靡
寧晃余負荷嗟余數奇逓扼鹽車翅袖折膝卒然
流離轗軻親證脫珍稅衣晨趨泰山暮除險巇庚
寅補天羈紲吳會珩珮敢忘雄心所累望歲有娠
敏敏美美単鵠浮汀素蓮敷水合浦葉翰剪顏索
羣扇影虧光帶減白雲月雪消玉蘅蕪罷燻眷姬
軍持附昵湘君數盈艮月寤生宸至百草背霧七
朵隧世吾旅廿寢夢而途次重明瓊瑰湊理芒刺

朝詰巫覡悖紓致昏掌夢遄旋夫子慊恩沉雲悲
鴻慈命辱臨傷魂反舌赤棘藏心坐輿庭燎移蓀
暗室詒曰伏枕口劣藥物星尾橋邊夕陽亭側雞
斯拙工鶩帆蹇栗奴下小艇踞進訃書鎔湯贖腸
削心睟洳鼻酸腦楚遺蹝人居追奔布詞遊神聽
此﹅環餅餦餭馨香弗吐吾欲死旃計出曷所請謁
上帝爲厲殺我或跣高山嵜嶔嵬巖躓於礨石斃
於廻巒或濟江河白浪紫瀾惡風吹墮蛟龍競餐
或夏焚厄雷礫電捌雲路霹馳形銷影滅或處寢
堂回祿熾烈薪賦脂膏熖干髓血或膳中厨鸛虞

擘鮮骨搰喉咽毒鼓五官或信逆旅暴客衡前刀
討強項氣綴吽天或入廢宅盤茶跳梁尾墮榱棟
柱推垣墻或詰栗廣童瞻中央虎豹虺蝮班列周
行或抱小恙緩和冠理上膏下肓窅然長逝多災
穢身憂思踵至百蹶丈燃苦栽𦕈峙嗚呼巳焉哉
朝霞衣架晚月鏡臺精玉寒煅珠宮燼開山鏁百
靈花失含胎輕心欵種霧瓜孤媒長臂虹去鸞鶱
紫羆射聲蟻鬪解形皃寡拆髮凝膠消腸約竿玳
瑂簪灰輕絲履賣夜修萬歲日越耗磨兎絲打索
雉噫秋茶績脉訪丸挂星索查草紳懷夢石寫鉛

華嗚呼嗟余小子遠詘莊生近慙潘令含嘆延姷
撫念非命生視擣心投鼠屚鏡弱骨把携華畿啓
徑卭卭距虛毋使失性重日浮玉遡兮弱水深石
葉芬兮桂延精絕白鳥之嚶喋謝青瞽之照臨悲
兮神州毒無任於時玉曆秒數金壺惋心鸞絕文
影猿落素琴臨燭熱海膚寸千尋爾乃揚霧賓秣
抱憬珠襟流飄蟬翼連卷桑林嗚呼哀哉

九籥前集卷之七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趙廷玉幼安甫校

書

上羅大宗伯曁左右宗伯書

某東海之鄙人也比遊成均竊聞皇長子講學有期雖身處草澤而欣慶不勝然愚以爲皇長子之繼統不係乎太子之立否而群臣亟請之以致皇上之怒是群臣之忠過也皇長子之常尊宜謹於出閣之儀典而舉朝故事之以成上下之疑此執事之當講也且皇長子講學而皇

次子預焉　主上豈非欲　皇長子爲聖君而
皇次子爲賢王乎然而中外之深疑者不然方且
如弦之鐘而蠡之海是欲以講學止群臣之議適
以講學啓天下之疑疑之之故豈無謂哉請立而
不允也唯命出閣而同　皇次子也唯　命恐異
日而或立長或立德之亦唯命也夫　皇儲之正
名係　宸衷之獨斷而愚獨汲汲慮天下之疑者
無他大小之事生於疑而大小之疑成於隙況疑
者君子憂之而剖析其是非小人因之而思逞其
徼倖至起徼倖之思則鬼神莫測其機賢聖莫弭

其變孰得而逆料之哉即　皇長子偕　皇次子
而議學禮同儀而書同義果孰帝而孰王乎是疑
未解於臣庶也　帝均其愛臣均其恭又孰先而
孰後乎是疑未解于宮中也出必共聽入必共業
抑重此而輕彼乎是疑未解於　皇長子也起居
無異晉接無分亦等戚之素別乎是疑未解於
皇次子也令臣庶宮中而無疑則可苟生疑焉則
臣庶宮中皆生變之機也令　皇長子皇次子而
無疑則可苟生疑焉則　皇長子能忘芒刺而
皇次子能忘覬覦乎一疑動而衆疑隨衆疑隨而

變故作變故作而　皇上天日之心不白群臣扶持之責誰歸哉惟變故之倏忽不必盡由於　主上愚故不虞九重有非次之心而慮天下有未解之疑也欲解天下之疑莫若定民之志而民志定於尊卑尊卑辨於隆殺辨隆殺而定民志計豈外於講學哉執經而陳理無異同矣有得之爲　聖主得之爲賢王意者宜殊旨乎講臣進見之禮埒也不特論齒而猶宜序貴意者當降殺之默寓乎聽講之所處周旋分左右矣不無有同立並坐之嫌意者宜潛相之以上下乎史書之鑒戒雖均若

夫孝友寬仁別嫌明微之道意者宜三致意於一
篇乎下問敏求之言行等也進則鼓舞出則賛揚
意者亦有緩急乎使臣庶宮中而習見習聞如此
則知禮不可奪而儌倖之疑解矣使　皇長子而
習見習聞如此亦明禮不可奪而芒刺之疑解矣
使　皇次子而習見習聞如此必懼禮不可奪而
覬覦之疑解矣上足以白　皇上之心於萬世下
足以釋上下之疑於將來旣足安　皇長子於朝
夕亦足奠　皇次子於藩封計孰出於此哉不特
是也防微杜漸之幾日呈露於耳目塞其原而遏

其萌豈非所謂陰移默奪消禍患於無形者乎此不必俟從違於 主上而因分制儀以定之殿陛不必决二三於孔夫而執義起禮以垂之古今者也若曰 皇上知長幼之難易矣而何必復生議論 祖宗有故事之當循矣而何必別起更張則愚不知天下之疑何時而止而又安敢料天下之事如何而變哉方今車書異同無不文軌於 宗伯矧養 聖德以承 宗社國家大計孰急於茲故敢以亟請過群臣以釋疑上 執事用竭芻蕘之誠伏惟採擇焉

與袁非之書

楙澄不閑於教訓罔嫺於術業進之天衢之榮退鮮鄉曲之譽奔走四方不禁落魄惟昔之春思欲勤修舊業則讀書佘山之陽有馮承恩者偕其子時入謁詢其居則與寓間戸也承恩乘間指時曰能執雉而從君矣澄佳其慇懃憫其淪落叩其履歷則曰母昔任五兄家乳母今謝歸矣是以在此澄疑其袁氏之僕則不宜咫尺相揆異也即因事屏居他處豈其屬外姓而肆然不顧邪因以六金買時夫婦其父手契之辭語語忠實因易其名曰

永賓迨及七月不肖欲自白下入燕遂携時以往
道路往還間關共之及抵京師甘苦無二擄時父
子往來之書未嘗不以衣食有餘相慰亦未嘗不
以移家入城爲謀也及不肖以病歸燕則復重之
以勸賞計時前後所得不下二十餘金矣會病日
間時父子既疑就試之心行將復興且盜意外之
財稍充自食遂縱情於跳梁肆志於跋扈乃不肖
賠於事機屢使以招來頻加以寒燠彼自慙負恩
終期反側遂以梟獍之心撫成風影之事昔之秦
越門下者今且轉爲城社矣乳母自居者今且甘

於奴隷矣不肖始悔失策不勝忿惋而已無如之
何尋令小僕再抵其居意獲其罪已之言則姑置
之度外若承恩係五兄之紀綱則將索焉時之身
價而已乃承恩父子妄肆惡言狹小宇內視公府
如外宅詆故主於浮漚因以一刺投五兄會五兄
已就道金陵小奴私於尊使則曰承恩昔年之逐
奴也爲時者向欲售之次公次公以無所用却之
矣不肖悟曰惟其逐是以獨居惟其見却是以歸
余雖然吾不可以造次也進而請之伯氏伯氏矜
先人之遺孤憫無成之浪子一見即叩焉時始末

且曰此故逐奴之子也父不忠於我子復不忠於爾邪弛張聽爾毋兩相形影令叛賊得計然而未敢遽訟也以簡請於伯氏曰逃奴已領尊命將欲取之矣伯氏之復書曰逃奴之諭何過緩也是明許不肖以正名矣於是而訟之官伯氏復諭隷人曰持之聽汝慎毋我虞是又許隷人以正法矣乃時父子違伯氏奉法之命其拒隷人則曰人已入次公之門自往領取其抗不肖則曰人已屬次公之籍爾當柰何隷人憚次公則跼蹐而不敢前不肖重友誼則杷捥而不能决然而徐思其僞也請

得而陳其僞夫既爲家奴而見逐其非心腹之臣明矣借曰不忘疇昔然而放逐之罪必有浮於乳母之功而至此者也况舍故從新何其炎凉乎功無加於昔日而罪重於往時即德其乳哺恩推於承恩而止矣今子時身爲逋逃躬爲盜賊所謂愛莫能助者也而承恩又非有十世可宥之功也何至於愛之甚而匿之乎此其爲僞一也時之服役於不肖者兩易歲矣伯氏次公曾無一字相及且遇伯氏而無慙近次公而不顧豈其綴旒於宿昔而卵翼於一朝乎此其爲僞二也當其無事之日

雖承恩五兄之家奴也且以保母欺人而欲依澄以終桑榆之景及夫有事之時即馮時不肖之厮養也且以世奴欺澄而欲抗衡以成鷸蚌之勢此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憤而況以伯氏之精明五兄之超逹而肯緩則爲其筌蹄急則爲其保障哉此其爲僞三也不肖故護落然於伯氏先人則獲縞帶之好微軀則蒙倒屣之榮若夫五兄間陽則郵書以慰藉會面則把臂以論文豈其以一賊奴之故棄兩世之誼絕數年之交乎此其爲僞四也逐之而聽其遠近去來則其得其失何異於

楚兮其重其輕何異於燕石柰何始則任其悍然無忌終則憂其榮辱不置哉此其爲僞五也家奴不能無盛衰則不能無收逐逐者旣無由而禁其叛離收者又無由而知其情僞無事且掉頭而不顧有事又掉尾而乞憐掉頭不禁故欺不肖以乳母也掉尾見憐故抗不肖以世宦也然試度承恩父子而無訟事將依違佘渚而戀戀故主乎將討日南浦而圖新乎將從澄不終而復歸故主乎平居燕坐豈不念其及此而漫爲覆庇此其爲僞六也彼其父母妻子之來離佘渚者徒以佃耕之故

使其旣入葺城或移家我土而一旦得罪於不肖彼將望五兒之門而投止乎抑將竄身於海角乎愚以爲信旣離之腹心而絕世交之襟契門下弗君矣此其爲僞七也諺曰狼子野心父奴袁氏而不快則棄去子奴宋氏而不快則棄去借使不肖聽時自贖其將心膂之而任之鎖鑰乎亦棄之不問如昔日乎任之鎖鑰則其長短反覆余旣知之矣亦殷鑒不遠矣如棄之猶昔能保其不復欺人以乳母乎使又有如宋生之愚者而受其欺又將如之何耶故曰爲僞八也若其假五兒之名稱以

避隷人者則有故矣禾未登場米未就糴故依棲以待歲事之畢恐恥以乞尊使之憐朔風之候地北天南以避官府之拘深藏固隱以脫租貸之累斯時也雖五兄亦索之於無何有之鄉而已安能絀其足滿其欲使之含哺鼓腹爲袁氏不侵不叛之臣乎以不可保之人心傷情可原之赤子此其爲僞九也承恩每蔑縣官之輕微而恥於折腰快撫院之赫奕而甘於屈膝縣之不止而府府之不止而院而撫臺承恩引避之智愈工不肖忿恥之心益切此亦理勢之固然也伯氏五兄終不以遂

奴一子之故爲之解傷心之怨不已耶此其僞則十也然而不肖所求於時父子者淺矣徒恨其大言無忌肆意忘恩耳苟徒然屈志於公庭豈至履其肝而涉其血乎今隷人則屢述尊使居間之說以唐塞不肖不肖重違尊使還價之說以靦顏人前且還價之說未訟而已拒之矣顧不肖之致訟於時者盜也非責其還價也時之就理於官者盜也不止於還價也況伯氏畧無護惜之心而尊使忽與還價之說令不肖畏首畏尾旣無以見叛奴於此生又無以臨諸僕於後日而坐令賊奴肆其

狂悖昔則久疎翟公之門今則堅抗申公之執彼旣以不出爲得計其必以不出爲深懸含垢恐恥將何時而止乎乞憐懇懇之情少遂區區之志使尊仱無預其榮辱無隱其根株更諭叛奴無肆其好回無狃其勝筭庶平日之忿克洩而世講之體猶存也若其投訴任情竊蚨買主更有不可筆之於書者請以異日情迫陳辭不勝激切之至

九籥前集卷之八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郁承彬孟野甫校

說

言動說

江南生所居卑濕僻陋晝則啼鴉夜則啼鼠蛇蝮蜈蚣時出沒溝檻蒼頭挾彈以斃鴉設機以捕鼠蛇蝮之屬出則掠之余過之曰鴉鼠罪不至死而必先發殺之蛇蝮有啞無生若不得已而應之或徃徃生之其故何也對曰晝欲行志夜欲寧神甚無樂乎擾之而鴉鼠之擾我晝夜甚矣復假妖祥

以恐我若蚘蝮之我嚙夫亦狃於勢之所觸罥之
水放之野則洋然矣豈若鴉鼠之可已不已驅之
復來逐之益近不至於殺身不已乎且彼何不爲
交交吻吻者乎余曰止彼之鳴也亦率其性以遂
其生之所適其於妖祥未盡僞也彼自以爲有益
於人而人尚如此乎惡之況習俗之語未必率乎
性也無已而言未必志之所適也爭利害而度幾
宜未必悉中吉凶也損人之德害人之生不止於
擾神志也而欲免於彈穽也難矣交交者就籠吻
吻者就獲亦何貴於鳴之善耶麟凷而遺其角鳳

出而喪其毛龍見而亡其首令蚘螋不出謂之祥於麟鳳可也

貍說前

甲午自華亭徙居村落遺一貍而去及再𡉏入則已就食鄰家間入我室亦爲竊肉而來非有戀戀之意也一日見擒於小奴鄰家肆詛甚急因命縱之去奴堅執形象曰産於斯育于於斯矣余曰向者見我掉尾見人掉頭非親我而遠鄰食仰我也今棄我如跡避我如仇非親鄰而遠我食仰鄰也我執我權而失之鄰俟我失而操之貍直與權而俱

去貍固無失鄰食貍以爭貍鄰亦無失而我兩失之我又將與誰爭乎貍乎夫澄也東南西北之人也而又不能如胡寬之於新豐也遺將不止於貍與其并失於後不若漸失於前失之始今日矣吾不若人得人失之迂也

貍說下

又一年而貍歸死於吾室童子欣然曰曩者驅之啗之而不留柰何卒死於吾土也願夫子討其罪取皮以禦風取肉以賜丐余曰嘻其就鄰勢也猶黄權之降魏乎久於鄰者恩也猶豫讓之感智氏

乎歸欤不忘本也猶慕容翰之還燕乎有古人之道三亦何罪且夫去不能來之是不惠也欤不能哀之不仁也就欤於我而戮之不武也剖胎破卵而麟鳳爲之絕迹非所以招攜也曰然則投諸水乎吾不忍其飄飄也埋而暴焉吾不能恝然也爲之棺以葬之吾不欲其同於人也暴之房箔而埋之戶外君子曰觀乎貍之歸欤而李陵衛律罪通於天矣

九籥前集卷之九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猶子存楷程先甫校

祭文

祭　伍相國文

唯吳相國寔楚茂胤莊王北較武功祖奮考父伊平巧言勿順皇天助虐明夷處困兄歸弟奔耕食遺恨危矣蘆中又其壺漿薄楚鄭榮不王孫傷泱泱江水跋涉吳疆所志者大乞食佯狂進說不遂退且耕野闔廬求士薦專諸者再虞慶忌走及奔馬順風剽之腰不盈把無歲不師卒救蔡侯雍澨

大別荊無方收覆楚復楚在昔姑謀姓去秦師匪
不能留漁父之子克存鄭國恩怨報酬我欲我獲
彝婚晉通天子致福比迹桓文喪履不祿毋怠構
李進臨會稽丈夫君父忠孝允宜豈其天與卒敗
偏辭父由讒死子因讒疑謂我父怨非吳不雪謂
我父族非子則滅仇報吳恩孤存伍孽伍孽苟存
吳恩不絕嗟乎使爲楚用覇焉足圖何以知之觀
其輿吳嚚越識沈過管夷吾逃仇不遑潛結勇夫
怨不後嗣功多輕仇范蠡包胥賴成厥美陽托我
孤感動王子知幾出亡少康可俟當吳破楚曷不

遠行大惠父毋依依我情及使齊時豈不念生艾陵弗勝庶幾悔萌死吳無怨實耻苟免鐲鏤動君君心或轉此邦天亡良人早殄微然威名而不吳衍明貞勇烈勵百世風峙聖太虞制稜蛟龍星堠美珠月寫貫弓天地未央示祚江東

過子陵釣臺

先生素心惟我能識水清無魚絲長無力漁父帝王居然體敵在昔聖賢不泯其迹譬如星辰可親難即何于先生疑其名實從茲友誼千載長寂里矣後人信寡知識謟以山雲佞以詩易羅織巧言

工其彈弋我之仰止不爾瑣瑣月爲先生水爲光
武偶出其中無固無我客星依然帝非世祖庶幾
世道亦云小補側思高誼于心無忤江水一杯用

祭漁父

九籥前集卷之十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趙　佐文度甫校

赤牘

與白二

一切陰陽皆我父毋一切五行皆我人倫過可除也

與焦三

歸日過黄河投片紙於河伯曰非不得已勿渡也

與藍痴

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過便了使經年動氣便令元亮促眉

少年筆

吾於夙生已竟其妄但願一作馬伏波擁綠珠輩十數人入地獄足矣

與王大

甲午夏已遷家故里復不喜飲飲便中夜起坐

戲擬與漢庶人

聞昨侍上林　上喜一箭落雙鵰然楚羞養叔漢抑李廣未敢爲大王干城之壽

戲擬官人作書

練雀味香肉脆願從今不進豈有朝夕服膺而復利之口舌間邪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淸流不可以爲月

與晁須軍

足下平頭狼過吳牛健浮胡馬碧油前人也

與從兄

弟少年隆冬往來幽薊耳面風削略不怨生此傖雖少加不韻猶是正月東風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與印二

僕聞千金市黑貂百金買狐腋然貧者之安羔絜不異貂狐也僕也有焉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儒人遥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與樂二

疲馬力行猶能五十循騏驥之跡日不十武卿之所示得無似乎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欵段矣

與朱二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戲黑三

檀家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於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夢中與黔國

聞明公妝一異人此人上帝所禁已敕朱衣少年十五輩天下追索近又有禹步南行者口善鼠角

稍爲所撼恐髡鉗不免

與王五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㥽律

與王先生

從兹以往舍名舍得與來則吟咏誦讀筆削記述與去則散步涉世飲酒高臥要以期志之所適雖流離顛沛付之偶然而已

與張大

我二十前好名貪得庚寅巳後備嘗艱險始信奢儉苦樂總是一　妄然猶以進取自勵至甲午病胃

犯噎乃慨然束經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諸好亦復澹然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絶業外境任之而已

與姚九

以讀書消歲月則樂志以之干功利則束情

與月上人

十年來奉教西方而猶然以功利爲戚豈善男子邪

與錢大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與乜二

吾人生於父毋之欲故孔氏曰寡欲欲生於一念之妄故佛氏曰妄根欲則𢽈舉妄尚始然𨚫欲於妄猶戒懼於隱微乎

議呂不韋

呂公是我鴈行末年亦復不屑

與黄四

陳元龍謂呂奉先曰養將軍譬如養鷹呼孺子安

從戟間馬上得之

與楊三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一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天上人

涉世不深不知境苦妄念不繁不知業苦

與孟大

佛言三界如空花性見在是機關木人若夫身後

妄之又妄而竭志圖之妄根深也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趙八

吾聞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亦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自今甘君子之疾永遯世之貞

與周八

聞足下日紂元常圍攻白學士不休白是先朝得利人莫令其有積薪之恨

餉陸三黃雀牛乳及魚豚

牛乳匪白黃雀無環聊藉土物以爲食德之報足下齒舌甚利異日吾當魚肉之二物又以志也一噱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凉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與楊三

匹夫肆忿珠玉滿前擊之不顧居平遺舄吁嗟久之彼奪於氣而此奪於欲也

其二

來書巧於飾櫝寡於秘辭假令去其裹衣不能滿寸若爾傍羅古語便可盈箱寧無鼎鴻寶之靈奇比跡中郎之授受乎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謔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况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强料人

未來事也

與朱大

昨遇雷將軍猛不可邇且勉余以俠將軍之俠固以以爭之者也

陸三爲我問此生於布袋和尚

和尚料宋生二十年內落禍又比之行行之由禍吾所不畏未知行行向阿誰住也賺得和尚落吾舉公案亦大快事

與陸三

新詩大佳多緣與樂天輩作和耳白柰何令宋生

有後來之憾邪

與周大陸三和藍進士邊庭四府歌

邊庭四府歌令阿毋咄咄五色雲上

其二

聞藍㾜日臨城北㾜况何如宋生觀其不入城市

直落龐公凡耳

問從凡㾜兼送新文

狙侵君子當塗朱相欺劇畏桓生須緝潚遠賻弟

以委頓之餘寄西飛於流光悵東顧於乃睠來文

修辭則乏霞錦之華敘事則鮮鼎彝之古終懷慙

於七發兼有愧於四愁允宜覆瓿何堪擲地

擬連珠

灸灰不起願因葭管而旋繞須臾下鶩伏鹽敢冐悲鳴以祈恩萬一

與昌一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報陸三

足下惠我多儀梟者報飛烏之去也或曰雙梟相背飛長者窺我有遠行色乎鶬者想也志相思也唱我以卵使我不得爲干城也二卵尚見棄况

多乎肉自處於几上使我爲刀俎耳或曰肉食者
鄙陸蓋以自况也

前厚貺具悉雅意今敬羞不腆鷄有五德足下一
德之外似更無間用以相昜魚以虎名且善食蝦
恐足下爲蝦王駙馬故驅虎食其魔五矦之鯖君
之所欲治也或曰魚遊釜中似元常之困於樓下
肉則几上之心無能改於其舊昔季奴以續命報
盧循足下無效循苦相徃復也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君借字憐扁兒女

事也

戲陸三

小窓秋月竹影之間時雜禹𦤶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與元七

性癖秋冬爽勁相近猶人愛春夏之繁熱君足下正可寄王於四時

戲從兄

壺茗爐烟几席常物手披數卷是天寳前人恨時有客來不免出酒對酒如對兄面

示家二兒

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於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

與仲一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家二兒

聞虞山瀑布濯濯千尺如長劒倚天是東南之勝

與屠二

吾聞駱負千斤乃行虎豹有觸便奮是我爲虎而

耿爲駝也噫吾將駝矣

與鍾離五

月之雌伏如禹期之懷隱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絶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絶肥甘疎遠苦醴胷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顧二

曾於寶應看下風流一弄船長尺許竟爲一小船所獲弄船乃大船小兒之所戲放見小船獲之兒痛哭投衣想亡國之君亦應似爾

與申二

嘗思回回進獅子時頭纏匹錦日食一口羊稱官跨馬亦極有名及獅子既死回回出平子門西去感愴中懷悲何能已

與戚五

鷙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頓洗羈紲之

辱何爲復受人招

與于二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昨遇採蓮於途前魚之泣繼以行歌疑是蓮花落耳

又

平子大橫捉滿見蓮夜不出頓令城西千頭豫章化爲共枕

與沈一

足下朝出暮歸往往遇雨可謂朝行爲雲暮行爲雨矣

與井大

梅花冷然影侵青鏡况防閑門戶不滅内家守宫

與李一

但願一生受不死之疾至四十許杳然長逝可也

戲僧無垢

和尚不須梳鏡未免壞却剃刀

與陳二

病者小人所苦而君子之幸人若未必惟病可以寡欲某不患無得惟恐病不嘗來

與褚二

少年善飲每致宣揚壯氣二十五已來恐其露志傷生稍稍節飲濡首攢眉動𠂢女子二十六來頗有㣲會復徐開此興因書之以見巳之不如元亮然阿堵亦烏能爲志損益祇見從前之妄歸當問之吾友

與衛四

讀書不必過人正令得其趣

與程七

人生累我豈惟父母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陳六

讀書飲酒種樹筆劄皆養生之道然萬勿爲其所累

與沈二

吾心以爲非是者勿行也他人以爲非是者勿行也

與勞二

自盤古以至今日人未嘗死也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祼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伍八

萬物不資於火而人食之萬物無藉於金而人利之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趙五

平生病在不養不學不大不遠不深不達不慮不忍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當斮張儀而咤魯連

與焦三

世人見尋鱎尋見尺鷩尺他日見我良應魂消

與蔣六

辛卯秋八月登牛首浮屠視右邊松七株飛舞而下極其冲致癸巳八月重來則已枯其三矣夫松壽千秋不免於天况吾人淹忽百年宜乎弁髦始去而短鬓相尋也

與𧆛三

近苦寒渴六月問裘而黃昏索茗

與鄒九

自伏枕已來搖首受藥如一老嫗憶爾時馬上山頭似隔世健兒

與徐大

帝王廟光武同漢高南向非禮也子不可以齊父則孫不可以齊祖宜以光武侍側不然爲龕間隔之可也

又

功臣廟以列侯侍六王非禮也列侯與六王皆

天子之臣則宜別立廟於左右功多者居右次者居左皆南向可也

又昔陸文裕常疏請之矣

秋祭文廟例宜用氷不然臭穢不堪眞腐儒矣

與酒八

兩京佛宇繁多宜存二祖所建毀其餘以修公署給其地於貧民汰僧道以籍兵其餘郡縣各存壯麗一區亦盛世事也

與祝五

頃遭家難惟日誦子建爲君旣不易詩耳

與劉大劉二

在昔京師兩足下少而不肖壯今不肖衰而兩君壯矣豈無壯事以振臣精乎

與諸七

吾朝名臣當以肅憖居首其人有才而無欲假無欲以遂其欲反出有欲下矣去私之方當於平日識破一切諸妄

與米三

與艾一

君明臣良則太平立致君肅臣賢則元氣不衰君

良臣庸則僅致小康

與趙二

如厠而悟口腹之妄無及於嗜欲矣將死而悟作為之妄無益於身心矣必也思之於臨食臨事之時乎

與喬九

仁義禮智信終非止足處

與周二

癸巳秋九月別自金陵抵滁州經醉翁故道渡淮瞻 高皇帝龍飛處於時淫雨飄流之後山岫間

關津梁跋涉皆所未歷若竟如昔年安有所謂險阻艱難也

與韓二

癸巳入京至彭城無資遂徒步入京間踦生口從行止一老蒼頭復以忩物城中至柳泉轉取晚獨宿利國監畧無感慨昔者吾友子晉嘗言北行顧景生涕子晉好佛諸相未忩雖殯骨緇流猶當賔諸燕月

與來一

狀六國之從也莫如以繩連鷄狀六國之橫也莫

如以肉投虎忽可以驗今事矣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程一

於境也明之而不能樂於倫也慕之而不能親於友也愛之而不能合於色也好之而不能懷於書也味之而不能記人情乎

與曹大

嗜古則能文尚趣則得詩勤儉致富專一取貴伎
工於習事成於勉不必天也孔氏指之曰一老氏
究之曰無釋氏體之曰妄道可悟矣有不須學不
待悟而獨授之天者願與之同事焉

與從兄

鬬鷄走馬蹴踘牽犬臂鷹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
銷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鉛汞三
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者往往目之劍一人
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
割我血肉猶廿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方五

仲醇雲散而文道衰矣子厓霞舉而意氣絕矣茂潛日遠而無與作狂矣周大星踈而無與言奇矣人生情耳能無思乎而況歲寒乎是以吾之於今日諸君如沉海得船也嗟乎不以詩也不以文也不以飲也不以欲也吾其誰歸

與田二

子建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豈必文情為人亦當乃爾

與仲二

白學士毋看花墮井死後官通顯彈者謂花井是白所諱乃咏花不輟復作井上汲銀瓶詩白由此功名遂落

又

胡文定能了一貫義門人擬稱胡一貫胡曰一貫可胡耶

又

王介甫黄庭堅諸公共至華林園遊戲蘇長公後到見諸公所在笑曰或降於池或飲於阿

與金龍四大王乞便帆

某大王之里人也奔走四方其志無已今病且倦
將歸江南爲長者既爲長者當作長者之辭敢祈
大王一帆之便用沉玉以請

謝大王允風書

夕請而晨便得風一日而討里五百敢不啣賜但
石觸船心衣履都濕意捉風人未達大王意懊恨
宋生强語邪敢以詩自辯其辭曰千濤萬浪任風
行石破船心了不驚救苦觀音呼得應月中忽起
妙音聲向非念彼觀音力幾不能破冢而出然非
舟碎不能見此美婦人大王可謂風流不肖可謂

知命非菰蘆中人不能備東南之美一噱

與吳二

思之老拳䠶䠶向沈生沈生惡舌開脣觸諱令仲尼當面亦將掩口不遑足下柰何坐失此景青天重雲以目色意有諷也

與吳大

向諾青城所射顧使待命毋使宋玉化爲令威

示家中

近乞得一鶴可放之竹間俟其羽翼長成一聽冲舉

恐顧二不來會坐

足下不來僕借方相過船書卿年甲名姓灌酒

鞭箠無所不至復令胡僧作呪則思之將兩頭八

眼須臾化爲異物矣

與權五

作事如野鹿啣花同草俱下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

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與商七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與溫二

夜如月過天上影落江河溝厠悉無一染

與甄三

某少癖山水常有詩自題曰宜水宜山一道人及癸巳偶讀太白集有山水何曾稱人意之句嗟乎此老亦爲山水所誤乎

與陸二

癸巳六月初十日登惠山南望震澤泓然洞庭所

在悵悵思惟同去日之難得

與薊一

癸巳六月初日句容尹以四人舁凉輿送至冊陽風颶雲物間一回頭此身從天而下

與白大

我於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癖譬如黃鳥山中逢鮮花蔭木輙敉羽施聲須臾便翻然數嶺心境兩忘得大舜被袗之意

與蘭二

壬辰四月往廣陵十五日不得至二十四橋處廹

六月出檇李道中憂至橋下清水綠楊坦延里許微風從月中徐下常恐他日負昔憂中

與樊一

少苦羈紲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鈌啲響

與戈五

曹子建假令絕意功名其才當滿一石

與胥十九

黽大書如板上花趙二書如短翅學長飛禹成書如天邊好雲不可想象

與艾七

寸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借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侮

九籥前集卷之十一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薛　宣漢臣甫校

稗

劉東山

劉東山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苦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賣得百金事完至順成門顧騾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羣盜出沒良鄉間卿挾重貲奈何獨來獨往東山鬚眉開動脣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

張弓追討今番收拾定不辱寞其人自愧失言珍
重别去明日東金腰間騎健騾肩上掛弓繫刀衣
外於跗注中藏矢二十簇未至艮鄉有一騎奔馳
南下遇東山而按轡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黄
衫氊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數十餘白馬輕蹄
恨人緊轡嘖嘶不已東山轉盻之際少年舉手曰
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旣叙形迹自言本艮家子爲
賈京師三年矣欲歸臨淄婚娶猝幸遇卿其直至
河間分路東山覘其腰纒若有重物且語動温謹
非惟喜其巧捷而客况當不寂然晚遂同下旅中

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為無能也笑語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東山始驚愕借少年弓過馬重約二十觔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初八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殊不神顧卿弓不勁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恭至明日日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始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舖遙見向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手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已左右

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
曉事人腰間騾馬錢一借於是東山下鞍解腰間
囊膝行至馬前獻金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
有事不得同兒子前行轉馬面北惟見黃塵而已
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交河收合餘燼夫妻賣酒
於村郊手絶弓矢亦不敢向人言此事過三年冬
日有壯士十一人人騎駿馬身衣短衣各帶弓矢
刀劍入肆中解鞍沽酒中一未冠人身長七尺帶
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住皆應諾曰少
住便來周旋是人既出十人向鑪傾酒盡六七罈

雞豚牛羊肉噉數十斤始盡更於皮囊中取塵[illegible]
野雉及燒兎等呼主人同酌東山初下席視北面
左手人乃往時馬上少年也益生疑懼自思薄
何以應其復求面向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勸
酒既坐定往時少年擲氈笠呼東山曰別來無恙
想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
作莫作昔年諸兄弟於順成門閒卿自譽令其途
間輕薄今當十倍酬卿然河間貿約魂夢之間時
與卿並轡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案上勸令收進
東山此時如將醉將夢欲辭不敢與妻同舁而入

既已安頓復殺牲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即過對門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人云醉飽熟睡莫負慇懃少有動靜兩刀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醉携酒對門樓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畧當五人復出銀笊籬舉火煠煎餅自啗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門終不至東山家亦不與十人言笑東山微叩十八兄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高咏曰楊栁桃花相間出不知若個是春風至三日而別曾見瑯琊王司馬親述此事

廣陵乘與

華亭錢福狀元巳歸田里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狀元欣然整裝造江都既至適鹽司御史某甲狀元進士門生也投刺䙝却御史怏甚獨意狀元出不易一朝幸臨將無有心私屬吾事乎因問近日志意何如某幸爲政欲有高下唯命所指狀元應語某聞府中一妓姓氏來求見面乘便顧卿煩爲我訪問御史刺促某執將爲天子廵視義不得及聲妓狀元作色御史陰命行下人訊市妓巳屬積鹽賈人還報御史御史以難告狀元謂門生某若無消息耳既知去嚮安藉卿爲辭御史出同逆笑

館人謂大賈賈人重狀元才名卽時反拜立日請
飲狀元就酒語間呼主人其跋跡水陸特欲此間
識某妓近聞歸卿幸賜一見賈人設席西隅出妓
傳花把酒狀元與隨境到酒無重瀝酣次賈人令
妓出白綾手巾請留新句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
皎若秋月狀元持杯披袖引滿再三妓宛轉更多
簫管之間不覺醉飛玉笛乃是一絕句云淡羅衫
子淡羅裙淡掃娥眉淡點脣可惜一身多是淡如
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出明晨竟歸迄御史
踪跡已不知遠近矣

敬德不伏老

滁人楊干庭萬曆中亞曹武庫尚書石星先爲滁行太僕與楊情好極歡後上下典樞互相振飭楊意氣過嚴請謁共忿乃堅卧乞休石至牀敦諭楊厲聲曰起某以刀理難再出直道風夷明公顧以明哲見詒耶石曰飲耻抗情實難早晚俟兩方少間雅轍是從楊轉面向壁石微笑排簾及楊允請石出順承門祖道天寧寺酒酣將騎楊命優人劇敬德不復老石知楊諷已故嘆曰爾時多事不得以疎間自嫌楊頓足曰大事已定高下道途不異

蛇足已而西醜獻俘東師奏凱石終困蕤藜時咸謂石之徘徊遜楊之明決石燕之東明人也

吳中孝子

姑蘇一賣酒人有母寡居其人復作客於三吳妻與姑不相能乃佯疾而令其姑當罏陰謂媒者曰姑不安於嫠當罏以擇字媒乃引武康人託沽酒而覿之姑時年四十容未甚謝衣髻頗潔武康人亦欲爲子擇保母弗論色也出五金令媒授其家婦受金謂媒者曰姑羞此出某日可密具舟至儂家後門便速下來愼勿爲隣人所覺至期船泊後

門矣婦紿姑曰第三姑駕艇來迎曰云悶悶當到荒郊一豁第湖中多盜簪衣不必盡行數日後便催阿郎接歸姑苦婦節制快與愛女傾懷不假思惟向船輒下已而出入湖中四顧崖曲皆非昔年送女故道船中人又不相識向晩進飡畧無動靜疑慮萬端竟夕不枕明抵一村風景門戶頓殊吳會矣姑遑愕伸頭轉顧船尾謂操櫓者曰何以至此舟中人皆掩面相笑姑知爲婦所弄頓足叫號據舷欲跳主人翁遂謂之曰媪家言媪欲作此今不爾耶老夫家二孫欲屈媪旦夕之任人生良難

死無益也媪感悟拭淚就撫二兒主家憐媪遭逢勿役以事歲時衣食不告而豐兼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其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詬之曰好兒子儂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忿而問諸鄰則曰某月某日扁舟他去矣其子雖疑其妻而苦無形迹踰年客武康道出山中見一媪就石擣衣疑其狀貌不覺心動逼而視之乃是其母相持痛哭母語以故且曰吾耻北歸百年之後累汝一杯南向子曰母但艮食歸在月終耳至家畧不言客武康一日謂婦曰汝嘗欲燒香虞山我三日內頗閒過此不得矣

其妻歡然束裝明晨攬衣拂鏡捲簾待夫買香不至手巾交纈袖中夫剛到門婦倒扇柄敲門板曰身欲早去何不助人敬佛如此夫携之下船婦小時歲至虞山至是忽驚巨浸其夫笑問之曰每言此路曾經今復憶昔年否婦人耻於不知以手挽鏡鼻曰青髻幾時遂爾桑海益疑夫故出他道戲之也及至晚不到益疑夫惡徐曰愁對錦鴛鴦殊思白鸚鵡乃閉目促夫搖船燈前手轉菩提口念彌佗不置明日抵一山中夫謂之曰我起置章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露面婦人許諾至主人門翁

他出矣有二郎在謂之曰尊君所置姑蘇老媪實下人毋遭不孝婦得充貴宅掃除願以少而美者易之二郎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其人曰可幸出我母於門以便相易至舟中呼婦曰起婦人以夫久不下顧叩舟人曰此去虞山頭幾許舟人不解漫應曰三百里及夫至駡曰非千里馬二時往返六百里耶相携到門遥見姑身始長跪伏罪其人曰汝當留善事後人此眞桑田變滄海也二郎見婦人顔態儘工輕薄乃受其婦而還其母宋生曰廢人喜述此事葢以其處變不擾也

珠衫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二三妻甚美其人客粤家近市樓居婦人嘗當窗垂簾臨外忽見美男子貌類其夫乃啓簾潛眄是人當其視謂有好於已目攝之婦人發赤下簾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舉體若狂意欲達誠而苦無自思曾與市東鬻珠老媪相識乃因鬻珠而告之媪曰老婦未嘗與娘子會面雅命所不敢承其人出白金百兩黃金數錠置案上揖而跪曰旦夕死矣案上二色敬爲姥壽事成謝當倍此媪驚喜諾曰郎君第俟旅中因此階

進期在合歡勿計歲月也其人慇懃而返媪因選囊中大珠并簪珥之珍異者明日至新安人肆中肆戸正當娘子樓前媪佯與新安人交易良久於日中照弄珠色杷揷搔頭市人競觀喧笑聲徹婦所婦登樓竊窺卽命侍兒招媪媪抗新安人金曰不賣不賣阿郎好纏人如爾價老婦賣多時也收貨入筒便過樓與婦作禮曰老婦久同里曲知娘子饒此此數物是老眼中奇樓下人高下不情想未有女郎者老身適有他事須爲收拾少間徐來等論匆匆下樓過數日不至一日雨中媪來曰老

身愛女有事數日奔走負期今日雨中請觀一切
纓絡爍却窮睛婦人出篋中種種奇妙老媪宣嘆
不一形容既畢婦綜核媪貨酬之有方媪喜曰如
尊意所衡餘䩄無憾婦復請遲價之半以俟夫歸
媪曰鄰居復相疑邪婦既喜價輕復幸半賒留之
飲酌媪機頗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日媪携
酌過傾倒極歡自此婦日不能無媪矣媪自言老
身家雜此中大幽請携臥作伴為爵金侍兒婦喜
曰妾不敢邀謹拭流蘇以待是夕媪遂移宿兩牀
相向嗽語相聞轉動偃側侍兒別寢一房媪携榼

挈壺靡夕不至宵言褻句蕩雨沉烟新安人數問
媪期輒曰未未及至秋月過謂媪曰初謀柳下條
葉未黃約及垂陰子已成實過此漸禿行將白雪
侵枝矣媪曰今夕隨老身入須着精神成敗係此
不然虛費半年也因授之計媪每夜黑至婦家是
夕陰與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寢門之外媪與婦酌
於房雨聲甚戚笑劇加殷媪強侍兒酒侍兒不勝
醉卧他所適有飛蛾𦐇𦐇梁上婦仰視之媪卽以
扇撲燈曰唉燈滅老身自出點燈因携其人入寢
復佯笑曰忘携燭去則暗置其人於巳床上下帳

蔽之火至其人以被蒙頭媪與婦復酌許久各已

微酣語言無禁解衣登牀媪自言少時初婚情狀

因問娘子如此否婦大笑不答媪復以淫語挑之

良久媪知其情已蕩乃曰老身更有最關情者須

自至枕上言乃挾其人上婦牀婦以爲媪也啓被

撫其身曰姥體滑如是其人不言騰身而上婦已

神狂聽其輕薄而已是此之後恩踰夫婦奄逾夏

初新安人結伴欲返流涕謂婦曰別後煩思乞一

物以當會面婦人開箱檢珠衫一件自提領袖爲

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凉幸爲君裏衣如

妾得近體也其人受之極歡而起計此人所贈珠玉巳千金矣明日別去相約明年共載他往新安人自慶極遇於路覩衣輒生涕泗雖秋極不勝未嘗離去左右是年爲事所梗明年復客粤因携珠衫而往旅次適與楚人同館相得頗歡戲道生平隱事新安人自言曾於君鄉遇一婦如此盖楚人外氏故客粤中主人皆外氏舊交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新安人無自物色也楚人内驚佯不信曰亦有證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歡所贈也君歸囊之便幸作書郵楚人辭曰僕之中表不敢得罪

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謝過楚人貨盡歸家謂婦曰適經汝門汝母病甚渴欲見汝我已覓轎門前便當速去復授一簡書曰此料理後事語至家與阿父相聞我初歸不及便來婦人至母家視母顏色初無恙因大驚發函視之則離婚書也闔門憤慟不知所出婦人父至婿家請故婿曰第還珠衫則復相見父歸述婿語婦人內慚欲死父母不詳其事姑慰解之朞年有吳中進士宦粤過楚擇妾媒以婦對進士出五十金致之婦人家告前婿婿檢婦人房中大小十六廂笥金帛寶珠封畀妻去

聞者莫不驚嗟居朞年楚人復客粵因繼室於粵携室將歸與主人筭貨不直主人翁就勢披之翁仆地暴死二子訟之官官即進士也夜深張燈檢狀妾侍於傍見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願憐箕箒丐以生還官曰獄將成矣婦人長跪請死官曰起徐當處分明日欲出復泣曰事若不諧生勿得見矣官出視事謂二子曰若父傷未形須刷骨一驗適欲見官他縣尸可移置漏澤園俟還時爲汝商檢二子家累千金耻白父骨且年踰耳順仆損難稽若欲罪楚人必虧父體叩頭言父

死狀甚慘無傾剔刻官曰不見傷痕何以律罪二子懇請如前官曰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聽否二子咸請唯命官曰令楚人服斬衰呼若父爲父葬祭責其經紀執拂擗踴一隨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頭曰如命舉問楚人楚人喜於拯死亦頓首如命事畢官乃召楚人與妾相見男女合抱痛哭踰情官察其有異曰若非舅甥當以實告同辭對曰前夫前婦官垂淚謂楚人曰我不忍見若狀可便携歸出前所携十六廂還婦且護之出境或曰新安人客粤遭盜刼盡負債不得還愁忿病劇乃

召其妻至畀就家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也𠗽人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

耿三郎

耿三者楚中人也矜其智能不屑經生技好遠遊常遊洛陽出城於樹下逢壯夫飲馬箕踞而坐意度非常耿下馬問其所往云欲至滎澤耿遂請同行於路常談不能測也既至縣復問所行曰將抵鄭州耿願自鄭返於洛陽是人曰吾欲至東門少將卿可待我於西郊耿陽許諾俟其行尾之而東

見入大典須臾便出一人携巨囊送之整頓鞍轡禮如家奴耿潜小巷見其已過卽挺典人臂問項者馬上何人典人涕泣曰當爲郎君言吾陜人也行販没於河貧無以爲歸典衣貨柿爲業偶市於向人視我再三曰子可爲千金之商奈何至此余日向因以七百金販者也曰如欲復商可書千金之契來余意其詐謝不敢當唉曰子失路人也何忍相賣乃畀之弆收契畀携至一鋪中謂主人曰某年起至某年息可悉檢出主人隨年相付封題極週如數日前豫囑者因以授余且曰河北若干

貨收之販河內利約幾何河內河中貨賣於汴北
利約幾何一年之間當獲子金二千明年於鄭州
置典每年封三百金之息以俟吾不時之需今日
之所携者五年之息也耿曰何不少貿之曰非惟
不忍貿見其如此亦不敢貿也耿至西郊是人已
在亦無異色夜宿店中耿張具作別飲酒甚歡喟
然語耿曰時當太平吾輩可爲樂矣耿因進說曰
余觀丈人之才足當一面設以總戎相屈亦降志
乎對曰吾未能必吾之低眉耿曰總戎所低眉者
大司馬而已曰伍長之所低眉者什長而已耿心

動不敢深叩明日分道而別數夕之內惟聞其中夜長嘆他無甚奇也自是耿志意索然不復妄意非分矣

宋致柔曰余覩沛公當貧賤之日直一無賴酒徒及操權勢以爭天下亦在有意無意之間信乎其困也若魚龍之夜奮也若握珠在雲何至若耿三擾擾中原而不知所稅駕也余獨怪夫不逞之徒幸天下之有事傳曰始禍者死此畀人所以不敢爲天下先也或者比之虬髯之流余獨以爲不然大國之卿富小國之君衛之溫原也彼扶餘一君

亦唐鎮一節度曷足與文命相頡頏且度其合八不至於有成不已亦其器畧使然豈若異人隱姓名匿鱗甲舉世莫能想象其英雄之氣誠勃勃不能爲人下者庶乎薄大寳而不御者矣非耿三孰能物色之乎經曰機在目有心之目良可畏也